

0





讀書續錄卷之五

知聞喜縣事後學沈維藩校刊

周子挺生南服。建圖立說以明造化之源。性命之微。傳之二程。以當時無受之者。遂不以語人。至朱子既即其圖以剖析其旨。又即其說以盡發其奧。由是周子建圖立說之意大明。學者誠欲求其意。當即朱子之解以求。周子之說。孰讀精思。潛玩默體。期以數十年之功。俟其融會貫通。超然有得於圖象之表。庶幾造化之源。性命之微。天人之理。畢貫於一。而其實不外乎吾心矣。

朱子曰。易者交錯代換之名。卦爻之立由是而已。此



易之在卦畫者。又曰天地之間陰陽交錯而實理流行。一賦一受於其中。此易之在造化者。然易之在卦畫者。實由易之在造化者出也。

易雖有交易之體。變易之用。然用不在體之外。人君之德惟明為先。書稱堯曰欽明。舜曰文明。禹曰明明。湯曰克明。文王曰若日月之照臨。皆言明也。明則在己之理。欲判然。在人之邪正別白。處已處人。萬事皆得其當矣。

張子曰。學至於不責人。其學進矣。此言當深體而力行之。愚屢言及此。而不厭其煩者。亦欲深省而實踐之也。書雖不及史之詳。然帝王治天下之大經大法。已具後世人主能力求其要而法其治。何三代之不可復。書之精一。執中治天下之要。用賢才脩政事之類。皆其法也。

經書中有字同而義異者。如易泰卦。泰乃亨泰之義。論語君子泰而不驕。泰乃舒泰之義。大學驕泰以失之泰。侈肆之義。又如書言有忍乃濟。忍乃容忍之義。論語言忍乃忍於為惡之義。孟子言不忍人之心。乃仁心發見之義。經書字如此類者。字同而義異。讀者



當各即其義而觀之。不可以字泥也。

孔子曰。多乎哉。不多也。世儒以該博為能。而不察其理之有無者。去道遠矣。

有一毫私欲之間雜。即非仁矣。

自古有天下者。觀其所用之人。則政事可知矣。

周子誠上章。誠善道性元亨利貞命皆太極也。

程子言國祚之祈天求命。周過其曆。即其效也。

三王皆以仁立國。所謂王道也。

漢唐雖雜伯雜夷。尚能假仁義而行。故國祚自三代

以下最為長遠。秦隋南北朝五代。皆以不仁立國。故

其祚如彼之促。斯可以為萬世鑑矣。

至大者善也。人胡不為善。

正己者。乃能正人。未有枉己而能正人者也。

作史者。不可以強弱成敗論人。只當斷以大義。

民不習教化。但知有刑政風俗。難乎其淳矣。

賢其賢。否其否。天下所以治。賢其否。否其賢。天下所

以不治。

天下國家。當大培根本。何以培之。仁而已。聖人之道。

蔽昧不明者。千五六百年。至周程張朱而始明。

書稱堯曰欽明文思。允恭克讓。舜曰濬哲文明。溫恭



允塞曰明曰文曰春二帝皆同德

道流行於天地間即元亨利貞仁義禮智是也未嘗

有間斷但道之託於人者有絕有續耳

道體於穆而不已道統有絕有續

道非亡也幽厲不由也不由則道之在人者亡矣而

道之在天者則未嘗亡也

行止久速皆有理焉順理處之可也

行止久速由乎天故不可尤人

中字專言則包四德喜樂哀樂未發之謂中是也偏

言則止為禮之一德忠之以中正仁義是也

靜存動察學易之要也

動靜語默應事接物求合乎理即學易也

易者陰陽也其理則道也道則天命之流行朱子所

謂陰陽交錯而實理流行一賦一受於其中是也

五位相得而各有合相得謂一與二相得三與四相

得五與六相得七與八相得九與十相得有合謂一

與六合二與七合三與八合四與九合五與十合朱

子曰相得如兄弟有合如夫婦相得則取其奇偶之

相為次第辨其類而不容紊也有合則取其奇偶之

相為生成合其類而不容間也相得有合四字該盡



河圖之數

河圖洛書之奇偶。不過一陰一陽耳。朱子言之備矣。洛書一五行。即河圖之一六二七三八四九五十之五行也。

河圖之數十。太陽之位一。得數九成十。少陰之位二。得數八成十。少陽之位三。得數七成十。太陰之位四。得數六成十。

事無大小。皆當致謹。

舜之兢兢業業。禹之祗台得先。成湯之慄慄危懼。文王之小心翼翼。皆敬謹之謂也。

義利無並立之理。尚義者必不尚利。尚利者必不尚義。

惟君子為能尚義而夫利也。孳孳為義者。君子也。孳孳為利者。小人也。聖賢言之詳矣。

尚義則天下治。三代盛時是也。尚利則天下亂。戰國末季是也。

行王道則黜伯功。行伯道則棄王道。後世有王伯並用之說非矣。

王道天理也。伯功人欲也。天理人欲。未有並立者也。老子多藏必厚亡之言。曲盡事理。自古以來。黷貨厚

積。以取顛覆者多矣。而猶不知戒何邪。



利者人心之同欲。而欲專之可乎。

孟子深辨王霸之誠偽。所以擴天理遏人欲也。千古聖賢之學。惟欲人存天理遏人欲而已。

天道可畏。聖帝明王事天如事父母。父母有怒。人子  
恐懼不寧。思有以消其怒。聖帝明王之事天也。亦然。  
春秋書災異。不言事應。而事應具存。未行書於前而  
不應於後也。朱子綱目書法。仿春秋之意。

事天當自一念之微。絕乎天理。而一身一家皆出  
於至正。則事天而天心悅矣。

古語云。事天以實。不以文。存其心。養其性。事天之實

也。

書言罰弗及嗣。賞延于世。此聖人之仁心也。故賞當  
過於厚。而刑不過於濫。

乾道變化。各正性命。物物一太極也。

性命之理。於一草一木見之。於天地萬物皆見之。

周子論樂至矣。

邵子詩云。不讀人間非聖書。凡不正之書。皆不可讀。  
陰陽消息。盛衰屈伸。即易也。順之則吉。

天地盈虛。與時消息。學易當深體此理。

朱子曰。看來人處。大運中。無一時閑。吉凶悔吝。一息



不曾停。如大輪一般。一恁恁去。聖人只隨他恁地。去看道理如何。這裏則將這道理處之。那裏則將那道理處之。愚按朱子此言論乾卦潛見惕厲飛亢之事。學易者當知此意。

大有之過惡揚善。朱子謂非特用人。反之於身。亦莫不皆然。如去人欲存天理。即過惡揚善也。

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如東漢諸君子欲以力扶當時之衰亂。是不知此義也。

陰陽在內外分否泰。聖人以君子小人發明其義。自古治亂皆由於是。易之垂戒深矣。

朱子曰。太極中本無一物。天地生物不言所利。故聖人之於功業。雖有若無。分定也。制將智謀為本。不然雖驍勇。一大之敵也。易曰師貞丈人吉。所謂丈人必能以智謀為本矣。

聖賢之書。神而明之在乎人。不然書特塵編耳。書能神而明之。則活潑潑地。

聖賢之書。所載皆天地古今萬事萬物之理。能因書以知理。則理有實用。不然書自書。理自理。何以有實用哉。

偶持一卷中庸書。因思此書滿天下。能因中庸之書



實得中庸之理者。幾何人哉。燈下記此以上四條。易之初卦畫而已。今經傳本義之外。諸儒之說遂至數十卷。何其文之多也。

支流則迷本源。雜說多則亂本旨。今五經四書傳註之外。增錄後儒之說日益多。學者至白首不能遍讀。吾恐本原本旨迷而亂也。

宋末之文弊。如周末。許魯齋嘗言之矣。

士農工商之業。為之必有實效。異端誦妖誕之空言。以徼不可必之福。茫如捕風繫影。舉前古為之何其惑之甚邪。

六十四卦。其辭至於無窮。

為善誠實。則天報之以福。豈有為不善之人。誦異端之誕言。而福可求邪。

陰陽迭為消長。自復至乾。陽長陰消。自始至坤。陽消陰長。然陽之長。雖至復始成一陽。而坤之初爻。陽已萌矣。陰之長。雖至姤始成一陰。而乾之初爻。陰已萌矣。聖人於陽之復。則喜見於辭。於陰之姤。則不言。扶陽抑陰之義也。

剝盡為純坤。剝于上而陽已萌於下。夬盡則為純乾。夬於上而陰已萌於初。此陽無間容息。陰亦無間容



息。故程子曰：陰亦然。聖人言耳。

知卦畫即易。知交易變易之易。知陰陽迭為消長。陰陽無頓絕之理。至陰之中陽已生。純坤初爻有陽是也。至陽之中陰已生。純乾初爻有陰是也。

始次夫。纔夫去陰為乾。而陰又生。邵子所謂亂生於治也。

程子曰：顏子簞瓢。在他人則憂。而顏子獨樂者。仁而已。愚謂聖賢之樂。不迥全天命之性。仁即天命之性也。專言仁。則義禮智皆在矣。

程子曰：理。性命一也。

堯舜之朝。曰僉者。衆共之辭。其舉人皆於公朝也。此意行公道行矣。

乾健坤順之類。易神明之德。仁義禮智信。人神明之德。

既往之非不可追。將來之非不可作。此吾之自性也。欲寡其過而未能之意。時時不可忘。此實脩己之要也。

蘧伯玉之使。以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之言對孔子之問。不惟能知伯玉之心。其能自知也。審矣。

衛武公。蘧伯玉。皆以高年而篤於進脩。誠可為後世



法

孔子晚年喜易。猶曰假我數年以學易。可以無大過。况常人之於學。可不知所勉乎。

鬼神體物而不可遺。無物無陰陽。

程子曰。離陰陽更無道。竊謂離物亦無道。富有謂之大業。理氣充塞無涯。日新之謂盛德。理氣流行不息。富有雖曰大無外。曰新。雖曰又無窮。其實均一理氣耳。

道不為堯存。不為桀亡。萬古帝如此。

道不離人。人懵然無知覺者。氣質拘之。物欲蔽之也。

人之善端亦時有發見者。但私欲盛。隨復汨之耳。

朱子曰。童遇云。讀書千遍。其義可見。又曰。思之。思之。

又重。思之。思之。不通。鬼神將教之。非思之力也。精

神之極也。非妄也。此言讀書熟思之精。自有通悟

時也。

揚龜山曰。人性上不可添一物。以是見龜山之識極

高。

朱子曰。太極之有動靜。是天命之流行也。所謂一陰

一陽之謂道。誠者聖人之本。物之終始。而命之道也。

其動也誠之通也。繼之者善。萬物之所資以始也。其



靜也。誠之復也。成之者性。萬物各正其性命也。是則太極也。天命也。道也。誠也。善也。性也。一理也。天下之理。再無加於性分之外者。

孟子言性善。於道之大本大原見之。至明矣。故其一言一理皆自此出。荀揚諸子不明道之本原。雖多言愈支矣。

聖人之言性與天道。雖曰不可得而聞。然與諸弟子言仁義孝弟忠信天命仁聖之類。與凡不言之教。何莫非性與天道之妙哉。

孔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抑為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讀論語者。須要見何者是聖人之為聖。與仁不厭處。何者是聖人以仁與聖。誨人不倦處。

問自其本以之末。則一理之實。而萬物分之以為體。故萬物各具一太極。如此說。則太極有分裂乎。朱子曰。本只是一太極。而萬物各有稟受。又各自全一太極。而如月在天。只一而已。及散在江湖。則處處皆見。不可謂月分也。又問理性命章如何下分字。曰。不是割成片去。只如月映萬川相似。以朱子之言觀之。太極渾然一理。其大無外。其小無內。人物雖各得一理。



言善錄卷五  
似乎分矣。合而言之。又渾是一理。實未嘗分也。正如  
天地間總是一月光。萬川雖各得一月光。又總是一  
月光也。太極不可分於此。可見矣。

大學傳言聖人之止。雖有仁敬孝慈信之分。其實皆  
以敬為主。故曰無不敬而安所止也。

為善之心。當念念不忘。不可有須臾之間也。

人心能止。則篤實輝光。故易於大畜言之。周子言幾  
字。亦自易知。幾其神乎之語來。天體無窮。程子言之  
備矣。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自一刻一時。一晝一夜。一月一

歲。積累至千萬歲。無非一陰一陽之謂道。循環而無  
窮。此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也。蓋命即元亨利貞之命。  
道之謂也。善最大。以性無不在也。

天理本善。故人性無不善。故程子曰性即理也。

或在陽。或在陰。故神無方。或為陽。或為陰。故易無體。  
神不離乎陰陽。亦未嘗倚於陰陽也。

四皓定惠帝之位。先儒多每留侯之謀。而朱子綱目  
不大書其事。惟附註於高帝還宮之下。必有深意。是

辨鴻鵠歌。有朱子集註。議論當以為正。

讀史最有益。古人多有名見於事。幾之先者。如事之



成敗人之賢否皆預言於前而具應於後此等殊開人智識

朱子曰易若靠定象去看便滋味長若只恁懸空看也無甚意思本義多是靠定象看

中夜思千古聖人之心惟是誠而已

進學之本惟在忠信聖賢言之詳矣

孔子視其所以三章亦可反觀已之為善為惡所由所安之實

大學經傳一明德貫之明明德者明德明於己新民者明德明於人止至善者人己之明德各造其極格

物致知窮盡此明德之理也誠意者實其明德於心之所發也正心脩身全此明德於身心也齊家治國平天下者明德明於家國天下也

元亨利貞之命充塞天地流行古今無一毫之空隙無一息之間斷即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也

五行之外無陰陽陰陽之外無太極太極之外無性與天道精粗本末渾然一致也仁義禮智天理也樂天即循天理而樂也識太極則識聖人矣

宴好之私不形於動靜情欲之感無介於威儀盛德之至也



易不出乎陰陽之理。故太極圖可以包之。元始究天。仁道統人。

朱子曰。道之體用。不外乎陰陽。而其所以然者。則未嘗倚於陰陽也。是則道即不測之神與。

堯之命官曆象授時。以閏月定四時之類。皆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也歟。

晝動夜靜。而太極不離乎動靜。故曰太極本然之妙也。動靜所乘之機也。天位乎上為陽。地位乎下為陰。而太極不離乎陰陽。故曰陰陽形而下之器也。太極形而上之道也。

太極說不過中庸之理耳。通書曰誠者聖人之本。誠太極也。即中庸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也。其曰大哉乾元。萬物之始。誠之源也。即中庸天命之本然也。其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誠斯立焉。即中庸天命流行賦於人物之性也。其曰誠者五常之本。又即未發之中也。其曰動而和曰道。即和之達道也。

周子無極而太極。指性命之全體而言。張子西銘理一分殊。指仁義而言。西銘示人以求仁之體。專言之仁也。於太極圖中正仁義亦無不包矣。

太極圖言一理二氣五行。化生萬物。西銘言乾坤為



萬物之父母。則一理二氣五行。化生萬物。在其中矣。惇五典。庸五禮。彰五服。用五刑。治天下之大本大法。不出於是。

千古聖賢教人之法。只欲人復其性而已。聖人千言萬語。雖有精粗本末不同。皆說從性上來。學者默識而旁通之。

天人之理性命而已。

學只學天理人倫。

西銘大旨。故人克己為仁。

顯也用也。即道之費也。微也。體也。即道之隱也。體用

一源顯微無間。

太極圖說。程子之後。惟朱子知之。宜程子以不語人也。

太極圖說。朱子解。知者鮮矣。

天地萬事萬物。各有自然之條理。人之處事。惟順其條理而行。斯無難處之事矣。

致知格物。是於事物求至極之理。

理不外事。惟於事上求其理。理既明。即以此理處此事。斯得其當矣。

中庸或問曰。格物之功。正在即事即物。而各求其理。



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元亨利貞是也。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仁義禮智是也。神明之德在天。為元亨利貞。在人為仁義禮智。

中庸序曰。恍然似有得其要領。所謂要領。天命之性也。一書之理不外是。

論語雖不明言性善。凡言仁義孝弟道德天命之類。無非性善也。

人之寂然不動時。陰也。而理具焉。感而遂通時。陽也。而理亦具焉。或陰或陽。而理無不在。此在人陰陽不測之神也。

論語凡告門弟子問仁。一貫求仁得仁。義禮善性之類。皆天理也。天理即性善也。

聖人雖罕言命。而論語所言者。無非命之理。雖罕言仁。而所言者。無非仁之道。蓋命即元亨利貞賦於人。仁義禮智之性。聖人一言一事。豈有出於性命之外者。學者默而識之可也。

靜而敬。以涵養喜怒哀樂未發之中。動而敬。以省察喜怒哀樂中節之和。此為學之切要也。

閑雅之詩。即中和之理。

動以天。天即仁義禮智之天理也。



論語言仁。大學言明德。中庸言天命之性。孟子言仁。義一理也。

動靜無端。陰陽無始。於貞元之間見之。一以貫之。只是性情。

聖人教人。百行萬善。性以貫之。豁然貫通者。性而已。

日省已過之不暇。何暇責人之過。恕字用之不盡。

道無聲臭。取之不竭。用之無窮。朱子太極西銘解。至矣盡矣。

貞元動靜。人心動靜一也。

朱子言。顏子觸處洞然。自有條理。條理即性情之條理。大本達道也。

性命之理。散見於聖賢之書。天地之間。反之吾心。至精至密之地。而不可見也。

始終條理。性命體用是也。

聖人答門弟子問仁。雖因人變化不同。其致一也。造化無一息之間。人之存心。亦當無一息之間。

學者一日之間。心在義理上之時。以在閑事上之時。多所以於義理生。而於閑事熟。誠能移在閑事上之



心常在義理上念念不忘則天理熟矣

孟子言仁亦在乎熟之而已譬之飲食熟則消融而有益生則非徒無益又將有害焉此為仁貴乎熟也程子曰人只有箇天理不能存更做甚人蓋天理即仁義禮智也四者一有失焉則非人矣

思萬端外事皆無益惟思天理則日進高明

誠為中庸之樞紐即此性之實也非性之外別有一物為誠

博學詳說反說到至約之處則無聲無臭矣

道心即仁義禮智之心性是也

盡性者聖人復性者賢人至於聖人聖人相傳之道不過於此

堯舜禹湯文武之道非得孔子後世莫知所尊周程張子之道非得朱子後世莫知所統孔子之後有大功於道學者朱子也古聖人之道四書之理湮晦千五百年至程朱始明

至處即性之一源

性者萬物之一源無方所無形象

費隱即達道大本

不遷怒功夫甚難惟嘗用力者知之然亦不可不勉



孔子曰。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聖不自聖者如此。復之有益於人大矣。雖顏子亦由於不遠復。小學以事教人。理在其中。精粗本末。無二致也。踐履盡。小學之事。則天理爛熟。雖大而化之。之聖恐亦不外是。

天地萬物晝夜寒暑。盈滿六合。流行古今。皆易也。易曰。知崇禮卑。知崇如博文。禮卑如約禮。日夜省察。身心思慮動作之過惡。改之。體認身心性情固有之天理存之。改過存善。晝夜循環用功。庶幾惡去而善存。

讀西銘筆錄

朱子解西銘天地之帥吾其性曰乾健坤順此天地之志為氣之帥而人物之所得以為性者也。蓋乾坤之健順即元亨利貞之德賦於人物為仁義禮智之性也。人物皆同此性。民曰同胞。以能推明乎此性也。物吾與也。以不能推明乎此性也。大君宗子大臣。家相高年長長孤弱幼幼。聖人賢者。以至兄弟無告凡天下之人。皆天地之子。而同此性也。惟聖人能全其性。與天地合德也。賢者能不失其性。而秀出於等夷也。于時保之。保此性也。樂且憂。樂天即樂此性也。



違曰悖德害仁曰賊濟惡者不才皆逆此性戕此性  
稔惡而淪滅此性者也踐形惟肖者能充形色之性  
而克肖乎乾坤父母者也知化善述其事者知陰陽  
變化之道而所行者皆天地之事即此性見於日用  
事為之間者也窮神善繼其志者通天地元亨利貞  
神明之德而所存者皆天地之心即此性蘊於寂然  
不動者也不愧屋漏為無忝存此性於幽隱之中無  
忝於乾坤父母也存心養性為匪懈存其心養其性  
不急於事天者也過人欲而惡旨酒又所以顧天之  
養而存此性也有英才而求錫類乃所以廣萬物之

一原而推此性也不施勞而盡底豫之恭非存此性  
以事天乎無所逃而待烹非盡此性以順天乎體其  
受而全歸者全歸乎此性而已順乎天而惟命是從  
者不拂乎此性而已或富貴而厚吾生吾惟盡其性  
而不敢驕或貧賤而玉吾成吾惟順其性而不敢怨  
以至存則存吾性以事天沒則全吾性以樂天此性  
之一字皆自天地之帥吾其性之性來西銘始終之  
意因事親之誠以明事天之道惟在乎養性而已先  
儒以理一分殊明此篇之大旨然理一所以為仁分  
殊所以為義舉仁義而言則性之全體在其中矣竊



以性之一字貫之如此未知是否以俟正於後之君子薛瑄識

觀顏子所好何學論顏子全在性精上用功夫

程子曰西銘乃原道之宗祖蓋原道但言率性之道西銘言道所從出即天命之性也

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皆仁也於親曰親於民曰仁於物曰愛仁之施各得其宜者義也此仁之理一貫乎分殊之中義之分殊不在理一之外也

道學相傳非有物以相授也蓋性者萬物之一原而天下古今公共之理即所謂道也但先覺能明是道

行是道得其人而有以覺之使之明是道行是道則道得其傳無其人則道失其傳矣

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此可見人與天地萬物為一體

朱子本義卜筮外亦多本程傳

至誠無息即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在聖人則純亦不已

舉目見天地萬物之理皆活潑潑地何止鳶飛魚躍理者何即天命之性是也所謂洞見道體者恐不迨如此



一性貫乎中庸。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君子爲恭而天下平。即首章致中和，天地位，萬物育之意。明德新民，止於至善，無非盡已盡人之性，各造其極。物理之極處，即性之一原也。天下之物，皆造乎極處，則吾心所知無不至矣。程子曰：沿流而求源，流者傳之辭也。源者易之理也。因辭以求理，所謂沿流而求源也。長沮桀溺之徒，其言聖人雖非，其自處却是。蓋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賢者只當守此義。若聖人則無不可爲之時，不當以賢者例之也。

惟聖人之言中正無過，賢者之言或有過者。

宇文周多行周禮，然無其本焉。得有周禮之治。

大學物格而後知至，知至而後意誠，誠知至連意誠說，則致知格物者於身心性情上用功，可知身心性情之理明，則意可得而誠矣。

允執厥中，中者性命之理也。千古道學之源本於此。故朱子曰：堯之一言至矣盡矣。吳陸遜有先禮後刑之言，亦可謂識治體矣。

常存不如人之心，則有進。

元大而始，人得天地生物之心，以爲仁，則仁道之大。



可知

仁從乾元大本大元中流出。所以為衆善之長。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知行皆實也。

讀書續錄卷之五

讀書續錄卷之六

知聞吾縣事後學沈維藩校刊

為學之要在於知性善。知性善則知所用力矣。

告子以食色為性。若紛兄之臂而得食。得為性乎。踰東家墻。接處子。則得妻。得為性乎。故食色氣也。食色之理性也。

寒暑陰陽也。所以變化者神也。變化之神無方。陰陽之易無體。

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而易亦天地也。成性存存道義之門。而道義亦性也。

居處恭。執事敬。存吾心之天。對越在天之天。即顧諟



天之明命。畏天命。尊德性之謂也。

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又曰聖人人倫之至也。又曰堯舜性之也。是則聖人之所以為聖人者。全此性而已。

程子曰乾天也。一節論天至矣。

顏子所言高堅前後。朱子曰道體也。道體即性也。

天命之性。渾然無間。故存心養性。即所以事天也。

聖人以四代禮樂告顏子。使其得位。則於前代之法必

朱子曰。功用言其氣也。妙用言其理也。功用無精粗

言。妙用言其精者。

聖人作易。順性命之理。一卦分三才。陰陽剛柔仁義之道。即性命之理也。

中夜因思。天賦我惟一性。苟不能全。是逆天也。可不懼哉。

用言以斷事。則尚乎易之辭。

朱子綱目大書張良謝病辟穀。其旨微矣。

孔子曰斯民也。三代直道而行也。是則三代之治。後世必可復。

程子言添雕。開已見大意。即道也。道即性也。陽氣自



下而上漸達則溫。畢達則熱。陰氣自下而上。漸達則涼。畢達則寒。觀十二月卦氣可見。

聖人教人博文致知格物明善。凡知之之功皆明此心之性也。教人約禮誠意正心固執。凡行之之功皆踐此心之性也。

涵養須用敬。存此性耳。進學則在致知。明此性耳。孔子教人多就事上用功。鮮有指出本原者。至孟子則指出本原矣。

孟子深造之以道一章至妙。非知道者孰能識之。王叔論元。魏曰。夷狄之德。黎民懷之。不知何謂也。

論性是學問大本大原。知此則天下之理可明矣。自泰之否。易自否之泰。難。

卦爻隨時取義不同。

君德明為本。若敬窮理則明矣。

朱子曰。至精之理。於至粗之物上見。

班彪王命論。真西山文章正宗取之。

知行雖是兩事。然行是行其所知之理。亦一也。

乾專直是一。坤翕闢是二。

參同契。終是方技之書。

顏子與聖人未達一間者。以三月不違。與純不已也。



聖人相傳之心法性而已。

既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復何言哉。

萬古之闕闕不可得而窮。程子所謂動靜無端陰陽無始者與。

物格知至。在物之理與在己之理無間。故曰纔明彼即曉此。

格物是方推致其知。物格則知至矣。

通天地萬物總是一理。致知格物者正欲推極吾心之知以貫天地萬物之理也。

孟子曰使吏治其賦。後世分封者多用其言。

天命有善而無惡性之謂也。

大同之道即理也。

誠之源即張子所謂性者萬物之一原。

唐郭子儀竭忠誠以事君。故君心無所疑。以厚德不露圭角。處小人故讒邪莫能害。

觀孟子答井地之問。則其法壞已矣。

四德仁為大。知為重。非知之明守之固。則仁亦不能。有諾已矣。

朱子贊明道曰龍德正中甚大。

孟氏醇乎醇。以其言不出乎仁義禮智。



言出乎已。可警言乎已。

程子曰。心通乎道。然後能辨是非。如持權衡以較輕重。蓋道即仁義禮智。心通乎道。以辨人之是非。其合於道者為是。不合於道者為非。道即權衡。較輕重。即辨是非也。

朱子論陸象山之學。具有定論。臨川吳氏猶左右之何也。

元人詩曰。不宗朱氏元。非學美哉言乎。

晉司徒魏舒。凡有為先行而後言。可以為法。其遜位而去一節尤高。

孟子專心致志四字。讀書之至要。

率性之謂道。全是自然。

天下後世有公是公非。秦檜祖子孫三世領史職。亦不能掩其奸邪之迹。

聖人之言。皆自天理中流出。所以為載道之文。

知性善則天下之道皆自此出。不知性而論道者妄也。

學至知道。乃可以言學。道者何性是也。

在天成象。在地成形。皆造化之迹。

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即二氣之良能也。



元亨利貞。仁義禮智。八箇字。無物不有。無時不然。充塞天地。貫徹古今。日用須臾。不可離也。

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聖人盡性以至命也。

大哉乾元。乃統天。萬化之源也。

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無時不

然。

天既無言。恐理亦無名。

二氣之良能。即屈伸之自然也。

細思人與天地本無二理。惟無私貫之。

凡言性命仁義禮智道德之理。皆無形聲之可接。惟默而識之可也。故曰上達必由心悟。命之曰道。蓋借人所行。實有道路之道。以明人所行當然之理耳。非真有形如道路之道也。

先儒言聞道見道者。但心悟其理。故借聞見以明之。非真有聲之可聞。有形之可見也。

降象秉彜。天理民彝。朱子於孟子豪傑典及闡見章註。兩言之。千載聖賢所傳所學之道。不外乎是。

持盈性有德者能之。

作德心逸日休者誠也。作偽者反是。



人無忠信不可立於世。

天地聖人誠而已。

本一氣而有動靜耳。

荀子以人性為惡。則是誣天下萬世之人皆為惡也。其昧於理如是之甚。

周世宗亦五代之賢君。而爭南唐江北之地。亦多傷兩國之生靈。仁者不為也。

孟子處戰國之時。不言兵。其仁心大矣。

觀唐虞三代之書。其世道可見。

宋元祐宣仁臨朝。亦非大有為之時。

氣化流行。未嘗間斷。可見道體無一息之停。

周禮後世用其制者。猶不可易。可見為聖人之意。

成湯不遜聲色。不殖貨利。最為難事。

孟子得仁義禮智之大者。其言千變萬化。皆由此出。

天道元而已。人道仁而已。

大學言明德論語言仁。中庸言性。孟子言仁義一理也。

坤之元。即乾之氣也。

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先儒謂是孔子言性與天道處。



言書金卷六  
非知道者不足以知聖人

自孟子後知孔子者鮮矣。至周張程朱乃知之。顯諸仁是藏諸用之發見處。藏諸用是顯諸仁之機緘處。

三代王佐事業皆本於道德。後世輔相事功多出於才氣。

莫之為莫之致皆當謹其在己者。

中庸惟聖人能之。雖大賢亦未免有過不及者。議論是非易行。事合理難。

聖賢書所言之理神而明之在乎人。不然言特塵編

耳。

一之理不患不能知。患無可貫之實耳。

朱子本義依呂氏所定經二卷。傳十卷。古易次序可見易本卜筮之義。



讀書續錄卷之六

讀書續錄卷之七

知閩喜縣事後學沈維藩校刊

通天地萬物之理皆善也人胡不為善

用之則行最難自聖人以下雖大賢用之未免有過

不及處

聖人見幾明決未有至於事幾之難處者

色斯舉矣翔而後集可以人而不如鳥乎

天理人事精粗無二致故下學人事即所以上達天

理也

大哉乾元元者性善之源也

千載之下得易之本義者朱子一人而已



孟子言性善。擴前聖之未發。程子性即理也。與張子皆論氣質之性。又擴孟子之未發。至朱子會萃張程之論性至矣。

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道。莫大乎是。

孟子之後。道不明。只是性之一字不明。

朱子論專言偏言之仁。皆本於程子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之語。其論性命皆本於程子。天所賦為命。物所受為性之語。其論本然之性。皆本於程子。性即理也之語。其論氣質之性。皆本於程。張論氣質之性。如論致知格物之類。皆本

於程子。

居處恭。即吾心之天。對越在天之天。如顧諟天之明命。畏天命。尊德性。皆是恭之實。

雖明善而反諸身。不誠終未有得也。

程子曰。性即理也。發明性善無餘蘊矣。

性無聲臭。不可以物形容之。

理無形。只是事物所當然已然者。

朱子之後。諸儒有失朱子之本義者。至魯齋許氏尊朱子之學至矣。

忠信所以進德。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業之存於心。



者為德。德之見於事者為業。如仁義禮智是德行。仁義禮智之德。見於人倫事物之實為業。德業非有二也。

漢文帝即位之後。除收奴相坐律。却貢獻。定賑窮養老之令。除誹謗妖言律。以至免租之類。皆仁政之大端也。三代以下。誠為賢君。

孟子言左右逢其原。即自得之者。理即在氣中。不可脫去氣而言理。

仁者天地生物之心。人之所得以為心。即專言仁則包四德。

陰精陽氣。聚而為物。神之伸也。即人之始而生。魂游魄降。散而為變。鬼之屈也。即人之終而死。此所謂人者。鬼神之會也。與

用之則行最難。所以孔子言行義以達其道。未見其人。入也。

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此言性也。性無窮盡。無方體。朱子謂之道。道即性也。但當循理。不可使氣。

非知周乎萬物者。不能辨天下之惑。繼之者善。性之原也。成之者性。善之在人者也。



動靜者陰陽也。所以動靜者道也。

中庸惟聖人能之。所謂惟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鬼神之屈伸。伸之極為屈。屈則伸之氣已往而遂盡。其屈而復伸者。乃方生之氣。非藉夫已屈之氣。復為方伸之氣。生生之理。自然不息。朱子亦曰。往者過。來者續。見到至處。人或可及。行到至處。人鮮能及也。明本然之性。氣質之性。與喜怒哀樂未發已發之性。情。了然無疑。此本領之學也。古之學者為己。顏曾之徒是也。

中庸不可能者。以天命之心之理。極其至也。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約乃理之統會。一原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

為學能使理勝氣。則可以變化氣質之性。而反天地之性。若氣勝理。則不能矣。

雖盡明五經四書之理。而友諸身不誠。猶未有得也。有人談道理。浩博無窮。至其心則無實得處。故其行事與所談者。無一句相合。即程子譏鞞持國如談禪者是也。

程子之門人。論未發之中。無致知格物。皆失程子本



意至朱子發明至矣

朱子大本原皆得程子之學

就氣質中指出仁義禮智不雜氣質而言謂之天地之性以仁義禮智雜氣質而言故謂氣質之性非有二也

有氣即有性有性即有氣性雖不雜乎氣亦不離乎氣

人之物欲淺深由於氣質之有清濁也氣質極清者自無物欲之累其次雖或有之亦淺而易去氣質極濁則物欲深而去之也難

氣質之拘最大變化之功極難然亦不可畏其難而不加變化之功也

孟子曰人之可使為不善其性亦猶是也此亦言氣質之性

至善之所在在天為元亨利貞在人為仁義禮智在人倫為五常以至一事一物莫不有天理之極是皆至善之所在也

夏書止四篇商書稍多周書最多  
人心通貫天地之心

得聖學之真則知異學之妄



重外輕內學者之通患

朱子盡得程子之學故曰亦幸私淑而與有聞焉  
衛武公年九十五猶作懿戒以自警

朱子稱陶淵明有高志遠識

默識性與天道內外合一無處不有無時不然

孟子曰知其性則知天矣天者性之所自出即天命之性也

張子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有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此言氣質昏濁則天地之性為其所蔽故為氣質之性善反之而變其

昏濁則天地之性復明若氣質本清則天地之性有存初無待於反之之功也

性情得其正者聖人也

大德敦化理氣之一原小德川流理氣之殊派

造化密移無一息之停常在目前人自不察精義入神乃知至之事致用所以行其知也

道理物我無間天人一致

堯舜之治不可及已君德盛氣化盛也

灑掃應對亦精義入神致用之事

吾得性之善念念不忘



讀書錄卷七  
人日用之理性情而已。

漢唐歷代以來。賢人君子。雖鮮克聞道。而其嘉言善行。高風偉節。見於傳記者多矣。不可謂世無其人也。言乾則元亨利貞已具。言性則仁義禮智已具。道則萬古不易。氣化則日新。

萬物皆有始終。惟道無始終。

先儒論孟子言齊魯之封皆方百里。與王制同。與周禮異。然孔子曰安見方六七十里。五六十里。非邦也者。則孟子所言為是。後來齊魯之大。皆兼併而然。非始封之制矣。

論宋遼金之統。當以宋為正。無疑。朱子綱目五代時石晉雖為遼所立。後來契丹侵晉。皆以入寇書。是則自晉傳漢。周至宋。宜得一統之正。况女直嘗入貢於宋。又非遼之比矣。

凡聖賢之書。皆先知先覺。覺後知。後覺之言。讀其書而無知覺可乎。

堯典舜典首言其德。禹謨則言文命敷于四海。統承于帝。所言有不同矣。

詩曰其人如玉。君子之德必如玉。斯無一毫之點。污氣質之性。以理在氣中而言。氣質之濁者。理為之蔽。



性固有不善。氣質之清者。理無所蔽。性焉有不善乎。未能盡顏子之學。則不能知顏子之樂。

滿天地間皆中庸之理。人自不察。

性與天道無內外。無限量。無止息。

元者善之長。亨利貞皆善也。仁為善之長。禮義智皆善也。性命一理也。有善而無惡也。明矣。

稟氣之濁者。心不開明。善言不能入。

見外物重。則氣象卑矣。

好仁者無以尚之。顏子箪食陋巷。不改其樂與。

細思千古以來。窮奢極欲者。漠然無存矣。但留不令

之名於不泯耳。

漢唐間英主。大抵能用言。則能成事功。

人之吸極而呼者。退極而進。柔變而趨於剛也。呼極

而吸者。進極而退。剛化而趨於柔也。既變而剛。則闢

矣。既化為柔。則闔矣。張子曰。人之有息。蓋剛柔相摩。

乾坤闔闢之象。其斯之謂與。

朱子解孟子孔子登東山章。言聖人之道。大而本

即天命之性也。

朱子曰。已升之氣便散矣。觀此言。則方生之氣。自是

新者。非既散之氣。復為方生之氣也。程子論呼吸亦



如此

釋氏出世法。天地陰陽古今皆世也。而可出也。

沖漠無朕之中。萬象森然已具。竊意萬象如人與鳥獸草木昆蟲之類。莫不有一定之象。具於沖漠無朕之中。及陰陽流行之後。其可見之象。即沖漠無朕中之象也。是則人物之偏正通塞。雖曰稟氣賦形於有生之初。各有不同。然其已定之理。固已具於沖漠無朕之中矣。

孔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蓋以氣質言也。故朱子曰。生知者。氣質清明。義理昭著。

程子曰。陽無可盡之理。蓋陽即乾元之氣也。又豈有盡乎。

堯典春夏秋冬之四仲。即乾之元亨利貞也。

孟子言取之左右。逢其原。原即天命之性也。性無時不發見於日用之間。故取之左右。逢其原。原如水之有來處。

人物之生。各稟得天賦之命。以為性。

勢亦甚大。如趙宋之有遼夏。勢不可去。若欲以力勝。即有患。惟若古帝王修德以來之。則無患矣。

論語曰。吾莫如之何也已矣。言人自絕於善。雖聖人



之教亦無所施也

不輕妄則重厚。不昏塞則虛明。其要在主敬。

東漢之季。雖使陳寶得行其計。可復治乎。朱子有言。意蓋如此。

漢高惠文景皆少私欲。故程子謂其近於善人。為邦之效。

朱子曰。心有善惡。性無不善。若論氣質之性。則有不善。

宋理宗雖崇理學。而不能行理學。安得有致治之效。宋理宗用賈似道。卒至僭國。此任小人之效也。豈非

萬世之永鑑

人能常存仁義禮智之性。則與天命之元亨利貞渾合無間。所謂求言配命也。

三代以下。唐宋之治。皆不及漢。

後漢嚴光有懷仁輔義。天下號之。言則其所蘊。非尋常高士之可及也。

子陵之清。足以廉頑立懦。亦可謂百世之師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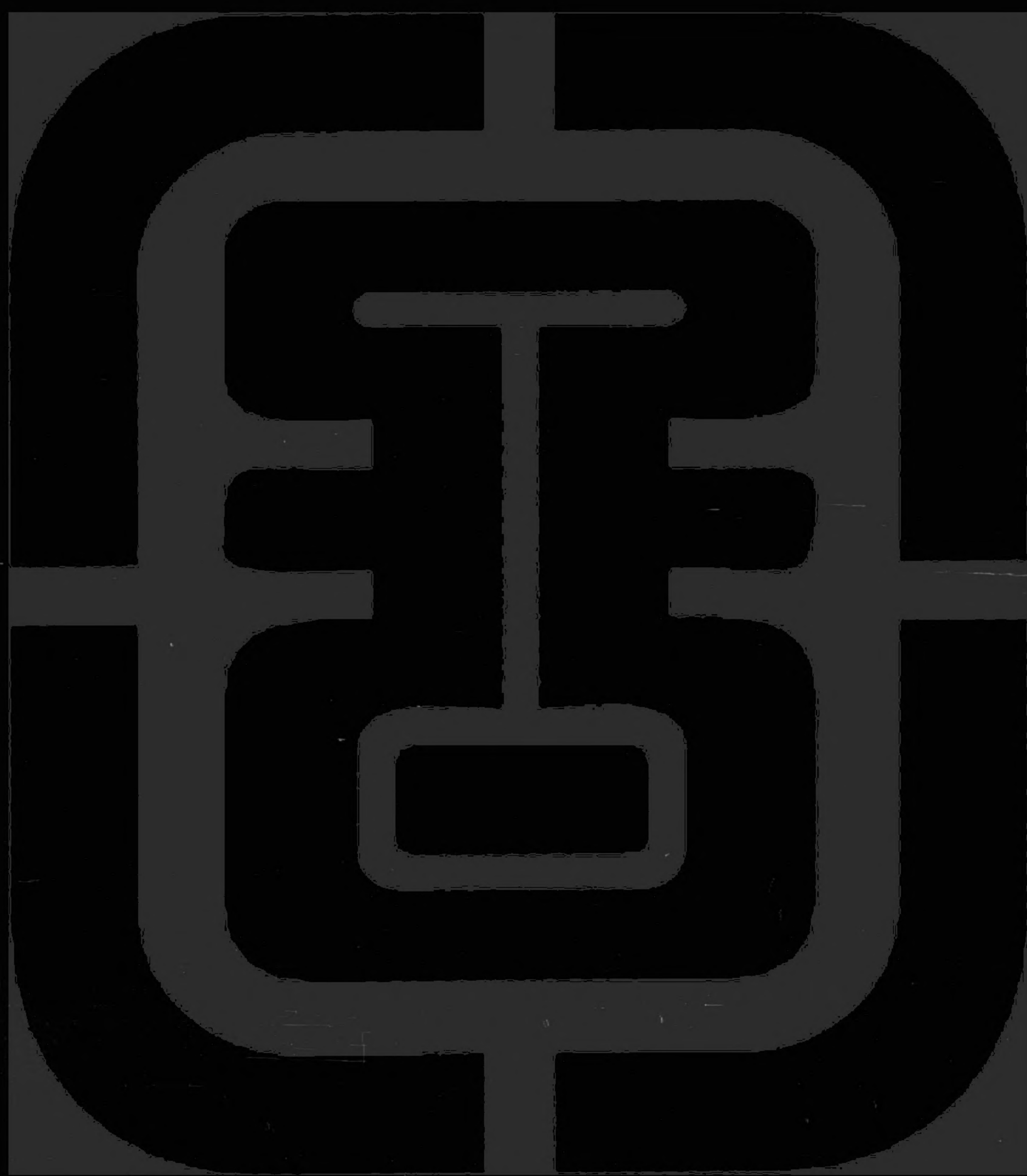


讀書續錄卷之七

讀書續錄卷之七







U